

西湖夢尋
啓元





西湖夢尋

明·張岱著

第一輯
第二十三種

依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欽定四庫全書提目

西湖夢尋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張岱撰。岱字陶庵，自號蝶庵居士。家本劍州，僑寓錢塘。是編乃於杭州兵燹之後，追記舊遊，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門分記其勝。每景首爲小序，而雜採古今詩文列於其下。岱所自作尤夥，亦附著焉。其體例全仿劉侗帝京景物略，其詩文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

序

木華作海賦。思路偶澀。或教之曰。爾何不於海之上下四旁言之。華因言其上下四旁。而海賦遂成。蓋華之賦海。海之景物已盡。特缺其上下四旁已耳。則是海爲主。而上下四旁其輔也。若田叔和之作西湖志。志都城。志大內。志市井里坊。志人物流寓。志士女游觀。無所不志。而西湖之景物。反多遺漏。則是借名西湖。而實與西湖無與。故碑記詩文。自蘇白以後。記如袁石公之靈巧。張鍾山之遒勁。李長蘅之淡遠。詩如王弇州之華瞻。徐文長之奇崛。王季重之雋穎。無一字入志焉。得謂之志乎。張陶庵盤礴西湖四十餘年。水尾山頭。無處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識者。而陶庵識之獨詳。湖中景物。真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獨悉。今乃山川改革。陵谷變遷。無怪其驚惶駭怖。乃思夢中尋往也。雖然。西園雅集。得米海嶽一敘。而人物園亭儼然未散。建章宮闕。得張茂先一語。而千門萬戶。彷彿猶存。有夢尋一書。而使舊日之西湖。於紙上活現。則張陶庵之有功於西湖。斷不在米海嶽張茂先之下哉。潞谿白嶽王雨謙譔。

序

天下山水之妙，有以詩傳者，有以畫傳者。自王摩詰以一身兼之，讚之者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遂將詩畫合爲一物。若西湖則不然，西湖之妙，妙在空靈晶映，一入於詩，便落脂粉，卽東坡二詩，亦所不免。世間凡物，竹籬茆舍，雖犬桑麻，一入於畫，無不文雅。而西湖圖景，雖桃柳舟航，猶是滓穢太清，故余獨謂看西湖決不能爲西湖之畫，看西湖決不能爲西湖之詩也。余友張陶庵，筆具化工，其所記游，有鄮道元之博奧，有劉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麗，有王季重之詼諧，無所不有。其一種空靈晶映之氣，尋其筆墨，又一無所有。爲西湖傳神寫照，政在阿堵矣。若使陶庵於此，仍作詩想，仍作畫想，一着揣摩，便於西湖十去八九，卽在夢中，亦是魔孽。有想有因，衛洗馬之病在膏肓，政未易廖也。弟祁多佳書於罽仙廬。

序

張陶庵作西湖夢尋。以西湖園亭桃柳。簫鼓樓船。皆殘缺失次。故欲夢中尋之。以復當年舊觀也。余獨謂不然。余以西湖本質自妙。濃抹固佳。淡粧更好。湖中之繁華綺麗。雖凋殘已盡。而湖光山色。未嘗少動分毫。東坡所謂晴光灩澦。雨色空濛。故端然自在也。西湖向比西子。若樓臺池館。則西子之錦衣袿服也。嫩柳夭桃。則西子之歌喉舞態也。近日西子。乃罷歌舞。去靚粧。拔簪珥。解衣盤礴。政當西子澡盆出浴之時。須看其冰肌玉骨。妖冶動人。何待豔服喬粧。方爲絕色也哉。子輿氏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以惡人而齋戒沐浴。尙可以事上帝。何況西子本身自潔。更能齋戒沐浴。其芳香藻潔。當更增百倍矣。陶庵於此。政須着眼。何必輾轉反側。寤寐求之。乃欲以妖夢是踐也。社弟查繼佐偶書。

序

張陶庵昨西湖夢尋向余問訊曰弟聞華嚴經佛言華嚴世南瞻部洲特華嚴海中一彈丸之地則西湖不直一蟲殼水其境界甚小湯若士傳南柯蟻穴中有國都郡邑社稷山川則西湖不止一蟻穴其境界又甚大兩說不一乞和尚爲我平章之余曰佛言世間凡事大小皆繇心閒若見爲大則芥子須彌矣若見爲小則黃龍蝦蛭矣佛於此只不動念則境界俱空大小盡化蕉鹿莊蝶一聽其自爲變幻於我空相則亦何有以余所見大小高下只在目前卽以西湖言之爾見六橋三竺縹緲湖山其大若此若置身於南北高峯由高視下西湖止一杯之水歌舫漁舟正如飛鳧浮芥爲物甚微蓋眼界所及愈低愈小則愈高愈大莊生所言鯤背鵬翼千里而遙鵬之視人亦何異人之視蟻齊諧志怪勿得盡以寓言忽之昔有人渡海飛來一物大如風帆以篙擊之是一蝶翹稱之重八十餘觔則天壤間實有是境實有是物或大或小一任人之見地爲之余眼光不及數武何能爲爾定其大小也爾若只以舊夢是尋尙在杯水浮芥中往來盤礴何足與於寥廓之觀武林道隱偶題

序

甲申三月一夢蹣跚三十年來若屬若囁未得卽醒傍人旦將升屋喚之猶恐魂之不返何暇尋夢中所有且尋昔日夢中之所有哉張陶庵見西湖殘破而思遽榻于徐惟舊夢是保自謂計之得矣吾謂陶庵惟知舊夢而不知新夢論舊夢者曰夢必有想夢必有因故無想無因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薤噉鐵杵若新夢則不然淳于芬夢入南柯則身歷蟻穴幻人能吞刀吐火則口煨鋼鋒衛玠之論想論因反落膚淺之見矣昔王荊公與東坡論揚子雲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爲後人所誣東坡曰軾亦疑一事荊公曰何事東坡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余見陶庵所說之西湖與近日所見之西湖毫無足據亦謂明季時果有西湖否且謂明季時西湖中果有張陶庵否識得明季時未必有西湖方可與尋西湖識得明季時西湖中未必有陶庵方可與讀陶庵西湖之夢尋古夢舊史李長祥書

序

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湧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爲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湮沒，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謂余爲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吾夢中之西湖，尙得完全無恙也。因想余夢與李供奉異，供奉之夢天姥也，如神女名姝，夢所未見，其夢也幻；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故有，其夢也真。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載，夢中猶在故居，舊役小僮，今已白頭，夢中仍是總角，夙習未除，故態難脫，而今而後，余但向蝶庵岑寂，蘧榻於徐，惟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兒曹詰問，偶爲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魘卽嚙也。因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後世，以作西湖之影。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美，鄉人競來，共舐其眼，嗟嗟，金螯瑤柱，過舌卽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饑哉。歲辛亥七日，非望，古劍蝶庵老人張岱題。

西湖夢尋

卷之一

古劍蝶庵張 代著纂

西湖總記

明聖二湖

自馬臻開鑑湖而繇漢及唐得名最早。後至北宋西湖起而奪之。人皆奔走西湖而鑑湖之濬遠自不及西湖之治豔矣。至於湘湖制僻處肅然。舟車罕至。故韻士高人無有齒及之者。余弟毅孺常比西湖爲美人。湘湖爲隱士。鑑湖爲神仙。余不謂然。余以湘湖爲處子。眠姪羞澀猶及見其未嫁之時。而鑑湖爲名門閨淑。可欽而不可狎。若西湖則爲曲中名妓。聲色俱麗。然倚門獻笑。人人得而嫖之矣。人人得而嫖之矣。故人人得而豔羨。人人得而豔羨。故人人得而輕慢。在春夏則熱鬧之。至秋冬則冷落矣。在花朝則喧闐之。至月夕則星散矣。在晴明則萍聚之。至雨雪則寂寥矣。故余嘗謂善讀書。無過董遇三餘。而善遊湖者。亦無過董遇三餘。董遇曰。冬者歲之餘也。夜者日之餘也。雨者月之餘也。雪蠟古梅。何遜烟隄高柳。夜月空明。何遜朝花。

綽約雨色澄濛。何遜晴光灑灑。深情領略。是在解人。卽湖上四賢。余亦謂樂天之曠達。固不若和靖之靜深。鄴侯之荒誕。自不若東坡之靈敏也。其餘如賈似道之豪奢。孫東瀛之華贍。雖在西湖數十年。用錢數十萬。其於西湖之性情。西湖之風味。實有未曾夢見者在也。世間措大。何得易言遊湖。

蘇軾夜泛西湖詩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又湖上夜歸詩

我飲不盡器。半酣尤味長。籃輿湖上歸。春風吹面涼。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尚記梨花邨。依依聞暗香。

又懷西湖寄晁美叔詩

西湖天下景。游者無愚賢。深淺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燦雲烟。清流與碧巘。安肯爲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間自賣緣。問道若有得。買

魚弗論錢。

李奎西湖詩

錦帳開桃岸。蘭橈繫柳津。鳥歌如勸酒。花笑欲留人。鐘聲千山夕。樓臺十里春。回看香霧裏。羅綺六橋新。

蘇軾開西湖詩

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紜自唯阿。盡放龜魚還綠淨。肯容蕭葦障前坡。一朝美事誰能繼。百尺蒼崖尚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金波。

周立勳西湖詩

平湖初漲綠如天。荒草無情不記年。猶有當時歌舞地。西冷烟雨麗人船。

夏煒西湖竹枝詞

四面空波捲笑聲。湖光今日最分明。舟人莫定游何處。但望鴛鴦睡處行。平湖竟日只溟濛。不信韶光只此中。笑拾楊花裝半臂。恐郎到晚怯春風。行觴次第到湖灣。不許鴛花半刻閒。眼看誰家金絡馬。日駝春色向孤山。春波四合沒晴沙。晝在湖船夜在家。怪殺春風歸不斷。擔頭原自插梅花。

歐陽修西湖詩

菡萏香消畫舸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趙子昂西湖詩

春陰柳絮不能飛。雨足蒲芽綠更肥。只恐前呵驚白鷺。獨騎款段遶湖歸。

袁宏道西湖總評詩

龍井饒甘泉。飛來富石骨。蘇橋十里風。勝果一天月。錢祠無佳處。一片好石碣。孤山舊亭子。涼蔭滿林樾。一年一桃花。一歲一白髮。南高看雲生。北高見日沒。楚人無羽毛。能得幾遊越。

范景文西湖詩

湖邊多少遊觀者。半在斷橋烟雨間。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着眼看青山。

張岱西湖詩

追想西湖始。何緣得此名。恍逢西子面。大服古人評。冶豔山川合。風姿烟雨生。奈何呼不已。一往有深情。一望烟光裏。滄茫不可尋。吾鄉爭道上。此地說湖心。潑墨米顛畫。移情伯子琴。南華秋水意。千古有人欽。到岸人心去。月來不看湖。漁燈隔水見。隄樹帶烟橫。

眞意言詞盡。淡粧脂粉無。問誰能領略。此際有髯蘇。

又西湖十景詩

一峯一高人。兩人相與語。此地有西湖。勾留不肯去。(兩峯插雲)湖氣冷如冰。月光淡于雪。

肯棄與三潭。杭人不看月。(三潭印月)高柳蔭長隄。疏疏漏殘月。蹴躡步鬆沙。恍疑是踏雪。

(斷橋殘雪)夜氣滌南屏。輕風薄如紙。鐘聲出上方。夜渡空江水。(南屏晚鐘)烟柳暮桃花。紅

玉沈秋水。文弱不勝夜。西施剛睡起。(蘇隄春曉)頰上帶微酡。解頤開笑口。何物醉荷花。煖

風原似酒。(麴院荷風)深柳叫黃鸝。清音入空翠。若果有詩腸。不應比鼓吹。(柳浪聞鶯)殘塔

臨湖岸。頽然一醉翁。奇情在瓦礫。何必藉人工。(雷峯夕照)秋空見皓月。冷氣入林皋。靜聽

孤飛雁。聲輕天政高。(平湖秋月)深恨放生池。無端造魚獄。今來花港中。肯受人拘束。(花港

觀魚)

柳耆卿望海潮詞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笛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時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

景鳳池誇（金主閱此詞墓西湖勝景遂起投鞭渡江之思）

子國寶風入松詞

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簫鼓，綠楊影裏鞦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

西湖北路

玉蓮亭

白樂天守杭州。政平訟簡。貧民有犯法者。於西湖種樹幾株。富民有贖罪者。令於西湖開葑田數畝。歷任多年。湖葑盡拓。樹木成陰。樂天每於此地。載妓看山。尋花問柳。居民設像祀之。亭臨湖岸。多種青蓮。以象公之潔白。右折而北。爲纜舟亭。樓船鱗集。高柳長隄。游人至此。買舫入湖者。喧闐如市。東去爲玉鳧園。湖水一角。僻處城阿。舟楫罕到。寓西湖者。欲避囂雜。莫于此地爲宜。園中有樓。倚牕南望。沙際水明。常見浴鳧數百。出沒波心。此景幽絕。

白居易玉蓮亭詩

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層翠。月照波心一點珠。碧毯綠頭抽早

麥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孤山寺北謝亭西。水面初平雲脚低。幾處早鶯爭暖谷。誰家燕子啄新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猶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深裏白沙堤。

昭慶寺

昭慶寺自獅子峯屯霞石發脈。堪輿家謂之火龍。石晉元年始創。燬於錢氏。乾德五年。宋太平興國元年。重建立戒壇。天禧初。改名昭慶。是歲又火。迨明洪武至成化。凡修而火者再。四年奉敕再建。廉訪楊繼宗監修。有湖州富民應募。挈萬金來。殿宇室廬。頗極壯麗。嘉靖三十四年。以倭亂。恐賊據爲巢。遽火之。事平再造。遂用堪輿家說。闢除民舍。使寺門見水。以厭火災。隆慶三年。復燬。萬曆十七年。司禮監太監孫隆。以織造助建。懸幢列鼎。絕盛一時。而兩廡櫺比皆市廛精肆。奇貨可居。春時有香市。與南海天竺山東香客及鄉邨婦女兒童。往來交易。人聲嘈雜。舌敝耳聾。抵夏方止。崇禎十三年。又火。烟焰障天。湖水爲赤。及至清初。踵事增華。戒壇整肅。較之前代尤更莊嚴。一說建寺時。爲錢武肅王八大壽。寺僧圓淨。訂緇流古樸。天香勝蓮。勝林慈受慈雲等。結蓮社誦經放生。爲王祝壽。每月朔登壇設戒。居民行香禮佛。以昭王之功德。因名昭慶。今以古德諸號。卽爲房名。

袁宏道昭慶寺小記

從錢塘門而西望寶俶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卽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似頰，溫風如酒，波紋若綾，纔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遊西湖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次早陶石簣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張岱西湖香市記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盡于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墳；市于湖心亭；市于飛來峯，無不市。而獨湊集于昭慶寺。昭慶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蠻夸閩貊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邊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廠外有篷，篷外又攤，節節寸寸。凡烟霜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舒兒嬉具之類，無不集。此時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無留船，寓無留客，肆無留釀。袁石公所謂山色如娥，花光似頰，溫風如酒，波紋若綾，已畫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雜來，光景又別。士女聞都，不勝其邛。